



京沪爱情列车

jinghu Aiqing lieche

一条通向远方的爱情线·是谁沿着它，驶进你的城池

满载欢笑和泪水·痴缠与疼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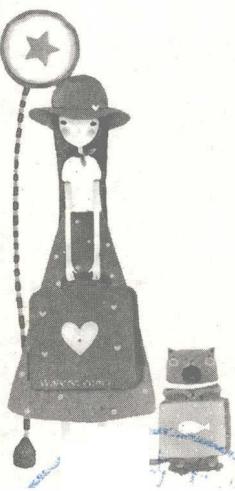
张荡荡◎著

1247.5
Z090.1

京沪爱情列车

Jinghu Aiqing lieche

张荡荡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沪爱情列车 / 张荡荡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219-05833-6

I. 京...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354 号

总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图书策划 铁虎文化

责任编辑 白竹林 罗敏超

特约编辑 郑 辉

封面设计 80·小贾

京 沪 爱 情 列 车

JINGHU AIQING LIECHE

作 者 张荡荡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政编码: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5833-6/I·969

定 价 20.00 元



目录

001

第一章 欢喜冤家

我还记得那天是我帮她们把教材送到女生宿舍门口的。当时,我只是略微向里面伸了下头,就招来倪倩倩的一巴掌,吓得我手一抖,书掉了一地。跟她一块儿捡书的时候还不小心碰到她的小手,软软的,感觉很光滑。

019

第二章 谈谈心,恋恋爱

肖芸刚把房门关上,我就迫不及待地抱住她狂吻。她的略微挣扎,反而激起了我的欲望,我顺势把她横抱起来,扔到了那张我再熟悉不过的小床上……

037

第三章 再见爱人

我紧紧地抱着她,虽然知道已留不住她。肖芸在我怀里不停地哭,不停地说着:“对不起。”我轻轻拍拍她的头,故作镇静地笑道:“傻瓜,有什么谁对不起谁的,我们还是好同学、好朋友嘛。”

061

第四章 爱如指间沙

划燃一根火柴,我借着火光把倩倩拉到餐桌旁。随着火焰的延伸,我的旷世作品终于完整地呈现在眼前,燃烧的火焰赫然拼成了九个大字和一个感叹号:亲爱的倩倩生日快乐!



086

第五章 重返上海

倩倩一见到我们就扑到她亲爱的舅舅怀里，老帅哥很怜惜地拍拍她的小脸蛋说怎么瘦了。我想说，我也是来接你的，你也来我怀里扑一下吧，我不介意你瘦了。可是，扑到我手上的，是倩倩的皮箱。

107

第六章 恋爱宝贝

缩在暖烘烘的被窝里我很快就睡着了，后来迷迷糊糊地听见敲门声，睁开眼，发现窗外雷鸣闪电，好不热闹。打开卧室门，倩倩穿着睡衣抱着被子哆嗦着冲进来。干吗，雨夜狂欢？

129

第七章 飘来荡去

“你等一下！”我冲着门外嚷道，赶紧跑回卧室套上衣服裤子。一开门，小薇晃晃悠悠地踱了进来，一头倒在沙发上。喝醉了？居然换了一件粉红色的吊带睡裙，性感得让人眼里直喷火。

158

第八章 杀了个回马枪

就在他即将第三次撞上我的瞬间，我左脚往前一迈，右脚弯曲，郑蕾因为我的前冲动作而被迫做了个“7”的姿势，还蛮像一个经典的造型。那小子撞了个空，给我右脚绊了下，直接跟地面亲密接触了。



182

第九章 熟男淑女

我满心欢喜地跑了上前，前排坐的果然是我心爱的倩倩。可是不对啊，开车的是个年轻男子，在倩倩下车前他还摸了摸倩倩的头，两人显得如此亲密。我突然想起杨志上次说过的话，莫非……

201

第十章 咬咬牙，抓住你

杨志这时扑了过来，双手紧紧拧住呢子大衣的右手，我箭步上前对着呢子大衣的后背狠狠一踹，这一踹不打紧，呢子大衣、杨志和小薇连拉带拽地通通摔在地毯上。

217

第十一章 葡萄酒的诱惑

郑蕾的脸上掠过一丝惊慌，就在她低头的一瞬间，在一杯葡萄酒的教唆下，我伸出左手搂住了她，郑蕾趴在我身上0.1秒之后也伸出双手环抱住了我的熊腰。

236

第十二章 要定你，北京姑娘

我没敢上楼去郑蕾家，怕勾起那段浓浓的回忆，直接就在楼下打开信箱。信箱里除了两份账单还真有一封信。信封上赫然写着“郑蕾转张荡荡亲启”，是郑美人写给我的？发E-mail不就完了？老土！

255

第十三章 做最棒的自己

我笑笑地松开手中紧握的绳子，一百个氢气球拉出一条白色的带子，上面几个红色的大字：倩倩，荡荡永远爱你！“呀！”倩倩激动得捂住脸，目不转睛地盯着气球越飞越高。



第一章 欢喜冤家



我还记得那天是我帮她们把教材送到女生宿舍门口的。当时，我只是略微向里面伸了下头，就招来倪倩倩的一巴掌，吓得我手一抖，书掉了一地。跟她一块儿捡书的时候还不小心碰到她的小手，软软的，感觉很光滑。

1

北京的冬天很冷，我收拾着我的各种用品，累得满头大汗，脸上淌着的，已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

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古玩（此人本名“古皖”）打来的。我皱了皱眉，按下通话键，让手机的发声孔远离我的耳朵大约十厘米的距离。

“你小子吃错药了？”还好我有预见性，这哥们儿的声音大得足以震碎我脆弱的耳膜，“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商量一下！把火车票退了，没出息的东西！不就是被踢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改天我给你介绍一群！”

我干笑了两声，一再地解释我只是暂时离开北京去上海寻找机会，以后还会回来的，这不，户口还在京城呢！

好说歹说，古玩总算放低了音量，说要给我钱行，并叫上北京的几



个兄弟姐妹聚聚。还聚？每次聚会都是我掏钱！一向都是在收银小姐从我这里接过人民币以后，古玩那放在上衣兜里的右手才抽得出来。

我苦笑，聚就聚吧，就凭你们这几个垃圾还吃不穷我。在北京这三年，我为了给我和我的女朋友肖芸（现在应该叫前任女友）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不断地攒钱，准备过几年后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然后结婚、生子，重复着老祖宗千百年不断重复的故事，然后慢慢老去，最后衣锦还乡，落叶归根……三年下来，手头上总算有了五万元的积蓄。

现在，房子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了，昨天我把三万元寄给了退休在家的父母，这可是我大学毕业以后第一次给父母寄钱，惭愧，再惭愧，狂惭愧！剩下两万元准备到上海混混。

聚会定在 AB 大学门口的一家川菜馆，这是我们每次聚会的固定场所，因为老冒在这个学校念博士。他自从得了那家川菜馆发的一张打折卡后，就坚持每次聚会都来这里了。老冒叫冒震东，大学时住我对面宿舍，此人是书痴，什么书都看，用“饥不择食”来形容他还远远不够。有一回，我们总算把他拖出去给我们足球队加油，可他依旧带了本书。球赛一完，他扶了扶眼镜框，一脸迷茫：“完了？输了赢了？”当时他那张脸绝对是世界上最欠揍的一张脸！

我和老冒先到，一会儿青面兽来了（此人叫杨志），蜗牛来了（何旭兴，跑的没我走的快），古玩来了，肖芸也来了！我俩对望了一下，互相道了好。

在北京的同学就倪倩倩没来，倩倩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正在加班实在走不开，还说以后到上海看我。看啥看啊，等你到上海我泪水都干了，没啥好看的了，要看的话就今晚吧，因为古玩这家伙要了两瓶二锅头。

不管是放在金庸的笔下还是塞进古龙的书缝里，都用不着对我放什么“七步追魂散”或者“八步要你命”，只需给我三杯二锅头就行了，还是最小杯的那种。一杯下肚我脸发青，两杯过后眼冒金星，三杯以后，就麻烦诸位背我回去吧！

因为男女主角都在场，所以大家的话题都放在了对北京和上海的比较上。

我很不习惯旁边坐在一旁的肖芸，她距离我这么近而感觉又是那么远。我不想说话，只是吃菜喝酒，转眼间已经眼冒金星了。

肖芸拉了拉我的衣袖，轻声道：“别喝了，多吃点菜！”我野蛮地甩开她的小手，低吼了一个字，仅仅一个字：“滚！”而后一仰头干了第三杯！

2

醒来时，我已经躺在老冒那张堆满破书的单人床上。

我觉得头下有硬邦邦的东西，伸手一摸，是枕头，再往下摸，是一本厚厚的硬牛皮壳的书，恼火地随手甩到了一边。这个动作导致我胃里一阵翻腾。哇的一声，我把回锅肉、白切鸡、干煸肥肠还有水煮鱼通通吐了出来。

正在房间里打牌的几个人冲了过来，老冒一声惊呼：“哎呀！我的床单！”

我迷糊地随手抓起一本薄一点的书，擦了擦嘴，扔开，又闭上眼睛继续睡。朦胧中又听见一声惊呼：“呀！我的书！”

我似乎还看见肖芸在落泪。落泪？怎么可能？她找了个有房有车的北京人，笑还来不及呢！

我一觉睡到了次日下午两点，然后回住处收拾东西，在老冒的陪伴下去了火车站。

老冒帮我拎着皮箱上了火车，一个象征性的拥抱后，他转身走了。其他哥们儿都因为上班走不开没来送我，肖芸也没有来，估计我那个“滚”字让她很没面子。算了，爱的时候轰轰烈烈，不爱的时候也散得干干净净吧。

我买票时特地选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后，脑子里满是肖芸的



影子。

我和肖芸在大一就好上了，全班三十个人中只有四个女生，我占了一个，倪倩倩拒绝了所有想追求她的人，和肖芸是形影不离的好姐妹。也就是说，我经常是和两个女生一起压马路。至于班里其他两位女生，刚进学校就被高年级的老乡追走了。所以，狼群不得不冲出班级，走向学院，乃至全校。

在北京工作的三年里，我常常是戴着安全帽在工地现场指挥着工友焊钢筋、和水泥、砌砖头，原本消瘦的脸庞更增添了些许岁月的沧桑。肖芸是做工程预算的，只需坐在办公室敲键盘，不用跟我一样日晒雨淋。

我和肖芸的感情一直都很稳定，我的买房计划也将逐步变为现实。就在这时，肖芸跟我提出了分手。

她犹豫着向我开口之前，我已经预感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我装作满不在乎地说：“有什么话你说吧，就是分手也没关系。”肖芸愣了一下，咬咬牙说道：“好，这是你说的，分手就分手！”不是吧？我说的？摆明了是她想说没说而我只是帮她说出来而已。

当时我感觉脑袋里像有一片云在飘啊飘的，我叹了口气，冷笑道：“是不是跟你们办公室那个北京人好上了啊？听说那小子有房有车，恭喜你啊！”肖芸突然冲我大喊大叫起来：“不错！我就是跟他好上了！人家就是有房有车，怎么样？”说完，砰地关上房门，走了！

我当时觉得全身热一阵凉一阵的，胸口发闷，只能不停用深呼吸来稳住自己的情绪。而后，我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辞职，走人！我要离开这个曾经充满梦想又让我绝望透顶的地方。

想着想着，我眼睛湿了，于是把帽檐往下拉了拉，使劲向窗边靠了靠。在轰隆隆的火车声中，我睡着了，做了个梦，梦里只有我和肖芸，没有别人……



3

我是被人拍醒的，我慌忙抓住了掉下的帽子，一脸厌烦地往我左边看去。一张美丽的笑脸映在眼前，还咯咯咯地笑个不停。该死的倪倩倩，怎么坐到我旁边来了？

“帅哥，怎么睡觉还流口水啊？”她笑得更厉害了。

我用手擦了擦嘴，毫不在意地说：“刚才我梦见把你红烧了，我正考虑是先吃屁股还是先啃排骨！”

啪！我还没说完就被她敲了一记脑瓜儿。

“奇怪，刚才我旁边明明坐的是个老太太啊！你去哪儿？不是要跟我一起去流浪吧？”

我和倩倩其实也是很好的朋友了，我和肖芸第一次见面时她就在场。

记得刚开学的那天，两个女生到我们宿舍，光着上身的我一惊，连忙抓了件上衣挡在胸前，狂吼：“出去出去，这里不是女厕所！”这句话出口的后果是被全宿舍的乌鸦骂了一整晚。等问明白以后才知道，原来她们是代表班上全体女生来请教我们怎么去领教材的。

我还记得那天是我帮她们把教材送到女生宿舍门口的。当时，我只是略微向里面伸了下头，就招来倪倩倩的一巴掌，吓得我手一抖，书掉了一地。跟她一块儿捡书的时候还不小心碰到她的小手，软软的，感觉很光滑。她把手一缩，羞红了脸。我心里可是笑翻了，这个妹妹真可爱啊！

“你少美了，我刚跟你旁边的老太太换了位置。单位派我到上海去工作一段时间，估计这段时间你要经常请我吃饭了。”说完咯咯咯又笑了。

倩倩在北京一家房产公司上班，据说是家里托关系让她进去的，这家公司在全国各地都有项目，把她派去上海也正常。

“噢，你这个借口不怎么样，想跟我去上海就直说嘛，我还可以……”话没说完就感觉头上一阵剧痛。

后来我才知道，倩倩居然用卧铺票跟那老太太换了坐票！早说嘛，你那么喜欢坐着我跟你换票啊！



这下睡不成了，跟倩倩一路侃到天亮。

早上六点，列车驶进了上海站。

对于上海我并不陌生，我曾经在这里出差三个月，对上海的地况也基本熟悉了。

在出站口，我看到了油条（尤维仁，唯一在上海工作的哥们儿）正举着一块牌子睁大眼睛看着出站的人群，牌子上写着：热烈欢迎张荡荡来沪指导工作！拜托，别丢人现眼了！

当油条看见倩倩的时候，眼珠都快瞪圆了：“倩倩！你咋来了？你们？”说着一脸奸笑地看了看我。当年，油条也是倩倩的追求者之一，还托我当媒公，却惹得倩倩一顿乱骂，叫我少管闲事。

油条已经知道我跟肖芸分手的事情，这家伙一定以为我和倩倩好上了。倩倩一巴掌拍在他头上：“你活腻了！瞎想什么？”这时，倩倩的手机响了，停车场那边，一个衣着时髦的老帅哥拿着手机向这边挥舞着。倩倩对油条说道：“把你们住的地方的电话号码给我！我要先走了，有同事来接我。”然后回头向我扔下一句：“等你安顿好了请我吃饭！”

远远地，看见那个老帅哥旁边停着一辆威猛的房车，车头有个蓝白相间的发动机标志。

油条帮我拖着皮箱来到停车场的另一端，在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前停了下来，把我的皮箱塞进后排。不是吧？人家开宝马，你开桑塔纳？还是普桑！油条看着我，似笑非笑的：“怎么着，要不你过去跟她一起？”

车上了高架，转内环，往中山公园方向去了，我看那辆宝马去的是浦东方向。

油条租的房子在地铁站附近的一个老式居民小区，小区里有高层也有多层，我们要去的是一幢二十八层公寓的二十七楼。这么高？

停电咋办？

房间是一室一厅，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也还整洁。

油条给了我一把房门钥匙说：“我在浦东买了房，这里留给你一个人住，如果不喜欢的话自己再慢慢找。我跟房东说好了，她也愿意把房子继续租给你，一个月八百块，很划算的。尤其是……”他凑到我耳边，用近乎淫荡的声音说道：“房东是个娇滴滴的美女！”

油条走后，我开始收拾我的东西，突然觉得肚子胀，赶紧冲向厕所。

正蹲着马桶，响起了敲门声，我没搭理，心想反正也不是找我的！一会儿，敲门声停了，居然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

有贼？我赶紧拉上裤子抄起一根拖把冲了出来！

一个瘦瘦的女孩正睁大眼睛看着我和我手上的拖把！这女孩长得挺漂亮，皮肤很白，小小的嘴、小小的脸蛋、小小的眼睛，还有小小的胸部。

“你是谁？”我俩同时问道。

那女孩笑了，笑得有点可爱：“你就是那个什么荡来荡去对吧？我是你的房东呀！”上海小姑娘说话喜欢带个“呀”字，听习惯了也觉得没那么别扭了，只要不故意做作，感觉还挺好听。

“噢，你好！可是……你也不应该直接就进来啊！”我放下拖把。

“我敲门了呀！我以为没人就进来了呀！”我哑口无言，谁叫人家是房东。“你刚到吧？吃饭没有呀？一块下去吃点东西吧。”我本着跟房东搞好关系的良好意愿跟她到了楼下。

在小区门口的“豆浆大王”我要了碗豆浆，外加一根油条，小美女房东也要了豆浆和一笼蒸饺，才四个就一笼，这笼也太小了点吧！

女孩说话了：“对了，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呀？我只听姓尤的那家伙说什么荡来荡去。”

我苦笑了一下，赶紧解释我不会荡来荡去，基本上对现在的居住条件非常满意，也会按时交房租的。

女孩笑了，这次笑得有点诱人：“好啊！我叫汪薇，我跟我父母就



住在你对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来找我，欢迎你来上海！”汪伪？我记忆中的这个词基本上跟汉奸同义。

汪薇接下来的话让我这顿早餐吃得很不爽，她说：“吃完早餐我们上去把租房合同签了，你顺便也把房租先交了。”

租房合同倒也没什么特别之处，跟我原来在北京的一样，先交三个月房租和相当于一个月房租的押金，看样子合同是她自己打印的，因为最后一款有点特别：“房客不得无故拒绝房东的正当要求。”

我想了想，说先看看，晚上签好合同再给她。女孩同意了，然后出门上班了。我给油条挂了个电话，问了合同的事，油条笑了：“没事没事，就是她偶尔会让你帮她家搬搬东西、修修电器什么的，吃不了你！”原来是这样，我可以放下心了。

准备睡觉的时候，电话响了，是倩倩打来的。她问我住在哪儿，门牌号多少，住宿条件怎样等等，简直像我妈的口气。我问接她的人是谁，她说是她公司上海项目部的老总。

挂了电话后，我爬上床，却难以入睡，满脑子都是肖芸的影子，偶尔也有倩倩，还有汪薇，不过都是一闪而过，我心中念的、想的、恨的，是肖芸，不知她跟那北京小伙谈婚论嫁了没有，郁闷啊！

5

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三点多，由于太疲惫，居然没有做梦，醒来后颇为失望。

明天就要去新公司报到了，来上海之前我就联系好了单位，是通过网上投简历找到的。

对方公司人事部和工程部的经理分别在电话里跟我聊了近一个小时后就叫我某年某月某日去报到，试用三个月。我不禁感叹工作其实并不难找，像我这样有大学学历、有三年本专业工作经验的人还是



比较抢手的，双方交谈后就知道对方是不是合自己的意。

那些刚毕业的学子们就惨了，常常被一帮所谓的招聘经理弄出的各种花样层层“筛选”，搞得招聘方好像很了不起似的，还美其名曰：这是现代招聘制度。

我跟新公司人事部和工程部分别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已经到上海了，明天会准时去报到，对方也说了些客套话，如让我好好休息，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向公司提出来等等。

提出来？我超级困难！我没房没车没老婆没后代，你们给解决？现在的人都很现实，利益第一！

我到小区附近的银行开了个户，只留下五千元现金，剩下的都存进了账户。

接下来，该为我的空手机壳买张卡了。离开北京前，我本来是想把手机卡扔掉的，却心有不甘，最后把卡给了老冒代为保存。我直接在一小摊前买了张手机卡，并没有去移动公司注册，因为我在北京就深受其害，垃圾短信、垃圾电话一大堆，也不知道谁透露了我的号码。

下午缩在沙发里看电视，但没看几分钟后就觉得很无聊，接着就感觉孤独，甚至寂寞。看看手机，已经下午五点半了，我决定约倩倩吃顿饭，因为我已经安顿好了，应该向她汇报了，也顺便找个熟人解解闷。

拨通倩倩的手机，电话那头传来懒洋洋的声音，看来还在睡！

“猪啊，起床了，我已经安顿好了！”

“你才猪！你安顿好关我什么事？哦，对了，你要请我吃饭的！”声音已经有点激动了，不就是吃顿饭嘛，没出息！

“哎，不过，刚才油条打电话说已经订好地方一块儿吃饭了，还说他会开车去接你，他没跟你说？”

“噢，可能给我发短信了，我没顾上看！”我撒谎从不要打草稿。

“那好吧，一会儿见了，记住，你多欠我一顿饭！”欠就欠嘛，还加个“多”字！

刚挂上电话，电话就响了，是油条打来的，他说十分钟后到楼下





接我。

我准备出门的时候，有人敲门，是汪薇，来收房租？

果然是她！汪薇递给我一张 IC 卡，说到：“这是水卡，我今天帮你充值了，你把它放在水表上插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不用你付钱的！”说完呵呵笑着。

礼尚往来，我赶紧递给她签好的租房合同和三千二百元钱，连声道：“谢谢你，汪小姐！”

汪薇一愣：“哎呀！我又不是来催你交房租的！还有，我比你小，你就叫我小薇吧，我爸妈都是这么叫我的。”小薇？那不是品源大哥的梦中情人吗？嗯，这小妮子还真有点意思，挺可爱的。

6

小薇见我要出去，就寒暄了几句，并问我去哪儿，我说去见个同学。

她笑得有点贼：“见女朋友？不是因为她才来上海的吧？”

“哪里哪里，女同学而已。”我嘿嘿两声。

“那好，你去吧！本来我爸妈说晚上叫你去我们家吃饭的。大家以后就是邻居了，应该互相认识认识嘛。既然你要去找你女朋友，那就改天吧！”

对此我也只能表示深切的感谢，既然小妮子已经认定了我是去见女朋友，也不用跟她多解释什么，她仅仅是我的房东而已嘛。

就这样，油条、倩倩和我坐在张扬路边的一家火锅店里。倩倩应该是刚洗过头，湿湿的长发散在双肩，坐在旁边，我就闻到一阵清香。

火锅店爆满，门口放了几张长凳，上面坐满了人，都是排队就餐的。看来上海餐饮业的火爆程度不比北京差。油条接了个电话，随后出门领了个女孩进来。女孩个子不高，皮肤属于健康色的那种，笑起来还露出白白的牙齿。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准老婆，姓窦，你们管她叫小窦好了！这是我大学同学倪倩倩、张荡荡。”我起身问了个好，小窦却盯着我，很惊讶地问道：“你就是那个被人甩了的家伙啊！”我苦笑无语。

油条赶紧拉她坐下，连声说：“不好意思，管教不严管教不严！”

我说：“没事，这是事实嘛。”

小窦也意识到太唐突，也跟我说对不起。我随口问：“小窦大名是什么啊？听你说话不像本地人，老家在哪里啊？”

“她叫窦江，老家武汉，生在长江边，所以叫了这个名字。”油条的插嘴让我把茶水全喷了出来，还好菜没上来！倩倩也忍不住笑了，使劲拍了一下我的头：“你小子脑袋里装的什么啊！”这可不怪我，她叫什么不好，叫豆浆？绝配啊！我建议他们的孩子跟母亲的姓，叫豆油！

倩倩拿了张餐巾纸要给我擦嘴，我赶紧接过餐巾纸：“自己来，自己来！”

小窦似乎没有被我喷水的举动吸引，反而带着奇怪的眼神看看倩倩又看看我，好像恍然大悟似的指着我说道：“原来你们俩现在是一对儿啊！怪不得呢，之前老尤跟我说就你一人来，我说这会儿怎么多了个漂亮的姐姐呢。”

倩倩的脸一下红透了，我正准备解释，却发现油条那张龌龊的脸满是奸笑，敢情这小子也这么认为呢！我索性不解释了，瞧见服务生端着汤锅来，赶紧说：“来，烫菜烫菜！”

倩倩这下不干了：“喂！死荡荡，你怎么不解释一下？谁跟你一对儿啊！”

我干笑两声：“有些事情越描越黑，不说为好，不说为好！”

酒足饭饱以后，我建议油条送两个女孩子回去，我自己坐地铁就行。

一进地铁站我的眼睛就开始四处搜索，都说上海的地铁是一道靓丽的风景，随便就能找到个美女。这话还真准，我对面就坐了个美女。

我盯着那美女看，看第一眼时觉得很漂亮，再看第二眼，却觉得没有肖芸漂亮了。